

# 隋 唐 演 义

( 二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经典武侠小说全集 龙典主编 .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4.5

ISBN 7 - 204 - 03179 - 2

. 中... . 龙... . 武侠小说 - 中国 - 全集  
.DS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56932 号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010010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密云印刷厂印刷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31.25

字数: 676 千字 印数: 1 - 500 套

ISBN 7 - 204 - 03179 - 2 I·113

定价 (全四册): 98.00 元

# 目 录

第二十五回	李玄邃关节全知己 柴嗣昌请托浼赃官 .....	( 1 )
第二十六回	窦小姐易服走他乡 许太监空身入虎穴 .....	(10)
第二十七回	穷土木炀帝逞豪华 思净身王义得佳偶 .....	(21)
第二十八回	众娇娃剪彩为花 侯妃子题诗自缢 .....	(31)
第二十九回	隋炀帝两院观花 众夫人同舟游海 .....	(42)
第三十回	赌新歌宝儿博宠 观图画萧后思游 .....	(52)
第三十一回	薛冶儿舞剑分欢 众夫人题诗邀宠 .....	(63)
第三十二回	狄去邪入深穴 皇甫君摈大鼠 .....	(74)
第三十三回	睢阳界触忌被斥 齐州城卜居迎养 .....	(83)
第三十四回	丽桃花流水寻欢 割玉腕真心报宠 .....	(93)

第三十五回	乐永夕大士奇观 清夜游昭君泪塞	(102)
第三十六回	观文殿虞世南草诏 爱莲亭袁宝儿轻生	(114)
第三十七回	孙安祖走说窦建德 徐懋功初交秦叔宝	(123)
第三十八回	杨义臣出师破贼 王伯当施计全交	(134)
第三十九回	陈隋两主说幽情 张尹二妃重贬谪	(144)
第四十回	汴堤上绿柳御题赐姓 龙舟内绛仙艳色沾恩	(153)
第四十一回	李玄邃穷途定偶 秦叔宝脱陷荣归	(162)
第四十二回	贪赏银詹气先丧命 施绝计单雄信无家	(172)
第四十三回	连巨真设计赚贾柳 张须陀具疏救秦琼	(183)
第四十四回	宁夫人路途脱陷 罗士信黑夜报仇	(195)
第四十五回	平原县秦叔宝逃生 大海寺唐万仞徇义	(206)
第四十六回	杀翟让李密负友 乱宫妃唐公起兵	(217)
第四十七回	看琼花乐尽隋终 殉死节香销烈见	(229)

第四十八回	遗巧计一良友归唐 破花容四夫人守志 .....	(240)
第四十九回	舟中歌词句敌国暂许君臣 马上缔姻缘吴越反成秦晋 .....	(250)
第五十回	借寇兵义臣灭叛臣 设宫宴曹后辱萧后 .....	(259)

隋 唐 演 义

## 第二十五回 李玄邃关节全知己 柴嗣昌请托浼赃官

尝看天下忠臣义士身上，每每到摆脱不来处，所与他一条出路：绝处逢生。忠臣义士，虽不思量，靠着天图个侥幸成功，也可知天心福善，君子落得为君子。叔宝一时意气，那里图有李玄邃、柴嗣昌两个为他周旋？不期天早周旋，埋伏这两路救应。当日饮够了半夜，单雄信一干回到贾润甫家歇宿；徐洪客到颜家店里，候叔宝的回札；樊建威等三人，各自回家。

雄信睡到天明，忙去催李、柴两个行事，两个分投而往。李玄邃去见来总管，明说为拜秦叔宝母亲寿诞而来，今叔宝因捕盗，遭州中荼毒，要兄托甚名色，取了他来，以免此害。来总管道：“此人了得，我也有心看他；但只是说两个毛贼，他去擒拿也不难，不料遭州中责比。只是目下要取他来，无个名色取来，留在帐下，州中还要来争。”想了一想道：“有了。前日麻总管移文来道，督催河工将士，物故数多，要我这边发五百人抵补。我如今竟将他充作将领，给文与他前去，这是紧急公务，他如何留得住？他再来留，我自有话说。当先原只说他受贿，不肯捕贼，如今将他责比，只是捕不来，可知不是纵贼了。他州中自有捕人，怎挟私害我将官？我这边点下军士，叫他整束行装，只待文出就行便了。”留玄邃吃饭。玄邃再三不肯道：“兄只周旋得秦旗牌，

小弟感惠多了。”要留他在衙中盘桓几日，玄邃道：“恐刘刺史申文到宇文愷处，害秦琼在彼处，为他周全，以此不便久留。”来总管只得念了一张批，自到贾润甫家答拜，送与李玄邃，赠他下程折席盘费银数百两。叔宝这番呵：

汤网开三面，冥鸿不可求。

弋人何所慕，目断碧云头。

这厢柴嗣昌去见刘刺史，刺史因是座主之子，就留茶饭。倒是刘刺史先说起自己在齐州一廉如水，只吃得一口水。起解银两，并不曾要他加耗词讼，多是赶散，并不罚赎。不料被响马劫去邻州协济银三千两，反要我州里赔。别无设处，连日追比捕人，并无消息，好生烦恼。柴嗣昌就趁势说去道：“正是捕人中有个秦琼，前奉差来长安，曾与八拜为交，昨来拜他母亲寿，闻他以此无辜受累，特来为他求一方便。”刘刺史道：“仁兄不知，这秦琼他专一接受响马常例，养盗分赃，故此得贖充旗牌，交结远方众捕盗攻他；小弟又访得确实，故此责令他追捕。纵是追不着贼，他也赔得起赃。若依仁兄宽了他，贼毕竟拿不着，这项三千银子，必定小弟要赔了。明日小弟正待作文书，解他到东都总理宇文司空处去，今日兄吩咐小弟，止可宽他几限，使他得盗得赃罢了。”嗣昌道：“我想东都只要银子去，人不解去，具文去也罢。”刘刺史道：“正是这银子难得。小弟是赔不起，就要在本州属县搜括，凡可搜括得的，都是县官肉己钱，那个肯拿出来？故此不得比这干捕人。”

柴嗣昌看这刘刺史的意思，是要叔宝众人身上出这项银子的了，因笑一笑道：“这等不若待众捕人赔偿之一半，注销了此事罢。”刘刺史道：“这如何注销得？即少一两，还是

一宗未完，关着我考成的。”柴嗣昌道：“这等待各捕盗赔了，完了这考成罢。”刘刺史道：“论这干人，多赔也不难，且惯得贼人常例，就赔也应该。只是这干人，都是东都讨解的，莫说解去是十死一生，只盘费也要苦干。如今兄出题目，自要他赔赃，外再送兄五百，这个作小弟薄敬，小弟明日就不比较，听他纳银了。小弟还给一个执照与他，拿着贼时，一一追来给还。”柴嗣昌又含笑起身道：“只恐这些穷人，还不能全赔。”刘刺史道：“这皇银断不可少，只要秦琼出一张认状，分派到众人身上，小弟自会追足。就是仁兄的谢礼，切不可听他诉说穷苦，便短少了。”柴嗣昌道：“只要赔得赃完，小弟的心领了罢。”起身告别，刘刺史直送出府门。正是：

只要自己医疮，那管他们剜肉。

柴嗣昌回到贾家时，李玄邃已得了来总管送来批文，只待柴嗣昌来，问府中消息，同去见叔宝。两边相见，玄邃便把批与柴嗣昌看，说：“正待同你见叔宝，叫他打叠起身。”柴嗣昌看了，叹了一口气道：“如今人薄武官，还是武官爽快。这些文官臭吝，体面虽好，却也刁钻，把一个免解，就做了一件大分上，大意要这干捕盗身上赔赃，说给与执照，待拿着贼时追给。”单雄信道：“这也是果子话。但是这干捕盗，除了叔宝，樊建威、唐万仞、连巨真三个，想还家道稍可，其余这干穿在身上，吃在肚中，那一个拿得出银子的？”伯当道：“这个须我们为他设处。”程咬金道：“这不须讲得，原是我们拿去，还是我们补还。尤员外快家去，把原银倾过，用费些可补上，拿了来救秦大哥。”尤俊达也应声要去。柴嗣昌道：“这是小弟说过，都在我身上。”张公谨道：“岂

有独累兄一人之理？”柴嗣昌道：“不然，这也是秦大哥的银子。”伯当道：“秦大哥几时有银子在你处？”柴嗣昌道：“就是秦叔宝先时在楂树岗救了岳父，小弟在报德祠相会时，曾有书达知岳父，及至岳父有书差人送些银子来时，叔宝已回。逡巡至今，小弟方带得来。正拟拜寿后送去，还恐他是好汉子，为人不求报的，不肯收这银子，不若将来完了此事。”白显道与贾润甫道：“此事最妙。”童环、金甲道：“可见前日程兄有眼力，拦住厮杀，终久替他了事。”程咬金笑道：“正是太便宜了我两个。”这是：

张公吃酒李公醉，楚国亡猿林木灾。

正谈时，听得外边喝道：“是刘刺史来拜了。”众人都回避，独嗣昌相见，送了三两折程，三两折席。吃茶时，刘刺史道：“所事我已着人放风去，先完了仁兄谢仪，然后小弟才立限收他银子免他解，给照与他。这分上若不是兄，断断不听。这五十余人解向东京，都是一个死，莫想得回来。”柴嗣昌道：“小弟领仁兄情便了。刘刺史道：“兄不是这样说，务要他足数，不然是小弟谎兄了；且敝地寒苦，若舍了这桩分上。再没大分上，兄不可放松。”说罢，作别上轿去了。

仕途要术莫如慳，谁向知交赠一。

交际总交穷百姓，带他膏血过关山。

众人听了这番说话道：“方才刘刺史教你不要放松是甚事？”柴嗣昌笑道：“他是叫我索他们谢礼五百两。这不要睬他，只说我已得便完了。”李玄邃道：“这等你折了五百两了。”柴嗣昌叫家人带了银子，同单雄信、李玄邃、王伯当四人，竟到秦叔宝家中。樊建威因刘刺史差个心腹吏放风与

他，要他们赔赃，且要出五百两银子，送柴嗣昌，极少也要三百两，慌做一团，赶来与叔宝计议。却值柴嗣昌四人到来，与樊建威见了礼，又与秦叔宝交相谢了；李玄邃却递出一张批文来，却是：

钦差齐州总管府来为公务事，仰本职督领本州骑兵五百名，并花名文册，前至钦差河道大总管麻处告投，不许迟延生事。所至津关，不得阻挡，须至批者。

大业六年九月二十三日行限日投右仰领军校尉秦琼准此

李玄邃道：“来总管一面整点人马，大约三日内，要兄启行了。”叔宝看了也不介意，只有樊建威失惊道：“恭喜仁兄，奉差即要荣行，脱离这苦门了，只是我们怎赔得这三千两银子，还要出五百两分上钱送柴兄？”单雄信道：“樊建威也知道了？”樊建威道：“小弟衙门中多有相知，柴兄讲时，就有人出来通信了。后边刘爷，又差个吏来明说，甚是心焦，故此特来与叔宝兄计议。”王伯当道：“建威莫慌，柴大哥不惟不要你们分上钱，这三千两银子，还是他出。”樊建威道：“果有此事？”秦叔宝道：“有此事没有此理，我也不要柴兄出，也不要樊建威众人出，尽着家当赔官罢，不敷我还有处借。”柴嗣昌道：“这宗银子，原也是足下的。”柴嗣昌便取出唐公书，从人将两个挂箱，一个拜匣，一个皮箱，拿将过来。柴嗣昌道：“这是岳父手札，送到小弟处，兄已回久，后来小弟值事要面送，不曾来得，蹉跎至今。”叔宝启书，却是一个侍生李渊顿首拜名帖，又是一个副启上写道：

关中之役，五内铭德，每恨图报无由。接小婿书，不胜欣快。谨具白金三千两，为将军寿萍水有期，还当面谢。

叔宝看了作色道：“柴仁兄，这令岳小视我了，丈夫作事求报的么？”柴嗣昌陪着笑道：“秦兄固不望报，我岳父又可作昧德的么？既来之则安之。”单雄信道：“叔宝兄这原不是你要他的，路上难行，也没个柴兄复带去的理。如今将来完此事，却又保全这五十余家身家，你并不得分毫，受而不受，你不要固执。”樊建威道：“叔宝兄放了现钟去买铜，这便是我们五十三家的性命在上边了。柴兄慨然，你也慨然。”叔宝犹在迟疑，单雄信道：“建威，叔宝他奉官差，就要起身，这银子你却收去完官。”王伯当道：“分上钱，我这边柴大哥也出虚领了；只是我们这居间加一，管家这加一，不可少的。”众人一齐笑起来。叔宝道：“只是我心中不安。”自起身进里边，又拿出三百两银子，来对樊建威道：“我想刘刺史毕竟还要什么兑头火耗，并甚么路费帖垫你，一发拿这三百两银子去凑，不要累众人捕批，我也不去销了。”正是：千金等一毛，高谊照千古。

樊建威道：“我一人也拿不去，你且收着，待我叫了唐万仞众人来，也见你一团豪气。”叔宝收了，就留他数人在家中吃酒。

正吃时，只见尤俊达与程咬金来辞。先时程咬金在路邀截柴嗣昌与杀败金、童两个，后来虽系俱是相与，心中也有些不安，到认了杀官劫掠时，明明供出个响马来。咬金也便过了，尤俊达甚觉乏趣，勉强捱到拜寿，就要起身。程咬金道：“毕竟看得叔宝下落方去，不然岂有独累他之理。”及

至柴、李两人回复，知道叔宝可保无事，尤俊达又恐前日晚间言语之际，走漏风息，被人缉捕，故此要先回；贾润甫亦要脱干系，懈懈相留，故此两人特来拜谢告别。叔宝又留了，同坐作饯。

樊建威在坐，两边都不提起。叔宝道：“本意还要留二兄盘桓数日，只为我后日就要起身，故不敢相留。”临行时，里面去取出些礼来，却是秦母送与程母的。吃到大醉，尤俊达、程咬金同单雄信等回店。到五更时，尤俊达与程咬金先起身去。

满地霜华映月明，喔咿远近遍鸡声。

困鳞脱网游偏疾，病鸟惊弦身更轻。

次日早，秦叔宝知刘刺史处，只要赔赃，料不要他，他就挺身去谢来总管，辞他。来总管道：“我当日一时不能执持，令你受了许多凌辱，如今你且去。罗老将军、李玄邃分上，回时我还着实看你，你也是不久人下的人。”叔宝叩辞了出来，复大设宴，请北来朋友，也是贾润甫、樊建威、唐万仞、连巨真陪。这三人感谢柴嗣昌不尽。不知若不为秦叔宝，柴嗣昌如何肯出这部耐力？叔宝又浼李玄邃作三封书：一封托柴嗣昌回唐公；一封附尉迟南，答罗行台，有礼与他姑娘姑夫；又有书与罗家表弟。一班意气朋友这一日传杯弄盏，话旧谈心，更比平时畅快。

杯移飞落月，酒溢泛初霞。

谈剧不知夜，深林噪晓鸦。

吃到天明，还没有散。外边人马喧阗，是这五百人来参谒。叔宝换了戎服在厅上，吩咐止叫队什长进见。恰是十个队长五十个什长，斑斑烂烂的摆了一天井，都叩了头。叔宝

道：“来爷吩咐，只在明日起行，你们已领行粮，可作速准备行李，明日巳时在西门伺候。”众人应了一声散去。单雄信对叔宝道：“前日说的求荣不在朱门下，若如此也不妨。”叔宝道：“遇了李、柴二仁兄，可谓因祸得福。”李玄邃道：“大丈夫事业正不可量。”众人都到寓所取礼来贺。叔宝也都送有赆礼，彼此俱不肯收。伯当道：“叔宝连日忙，我们不要在此鬼混，也等他去收拾收拾行李，也与老嫂讲两句话儿。明日叔宝兄出西门，打从我寓所过，明日在彼相送罢。”众人一笑而散。

果然叔宝在家收拾了行李，措置了些家事，叫樊建威众人取了赔赃的这项银子去。到不得明日巳时，队什长都全装贯带来迎，请他起身。叔宝烧了一陌纸，拜别了母妻，却是缠综大帽，红刺绣通袖金闹装带，骑上黄骠马。这五十人列着队伍，出西门来，与那青衣小帽在州中比较时，大似不同了。

萧萧班马鸣，宝剑倚天横。

丈夫誓许国，胜作一书生。

出得西门，到吊桥边，两下都是从行军士排围。那市尽头有座迎恩寺，叔宝下了马，进到寺里。恐有不到的，取花名册一一点了。又捐己资：队长每人三钱，什长二钱，散兵一钱；犒赏也费五六十两银子。内中选二十名精壮的做家丁，随身跟用，另有赏。事完，先是他同袍旗牌都来饯送，递了三杯酒作别了。次后是单雄信一干，也递了三杯酒。叔宝道：“承诸公远来，该候诸公启行才去为是；只奈因玄邃兄提掇得这一差事，期限迫近，不能担延。”又对柴嗣昌道：“柴大哥，刘刺史处再周旋，莫因弟去还赔累樊建威兄弟。”

柴嗣昌道：“小弟还要为他取执照，不必兄长费心。”对着尉迟兄弟说：“家姑丈处烦为致意，公事所羁，不得躬谢。”对伯当及众人道：“难得众兄弟聚在一处，正好盘桓，不料又有此别。”对贾润甫、樊建威道：“家中老母，凡百周旋。”与众人作别上了马，三个大铎起行。

相逢一笑间，不料还成别。

回首盼枫林，尽洒离人血。

去后，柴嗣昌在齐州结了赔赃的局，一齐起身。贾润甫处都有厚赠。柴嗣昌自往汾阳。尉迟兄弟、史大奈他三个却是官身，不敢十分担搁，与张公谨、白显道也只得同走幽州去了。止剩李玄邃、王伯当、单雄信、金国俊、童佩之五位豪杰在路。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二十六回 窦小姐易服走他乡 许太监空身入虎穴

人生天地间，有盛必有衰，有聚必有散。处承平之世，人人思安享守业，共乐升平。若处昏淫之世，凡有一材一艺之士，个个思量寻一番事业，讨一番烦恼；或聚在一处，或散于四方，谁肯株守林泉，老死牖下？

再说金国俊、童佩之，恐怕衙门有事，亦先告别，赶回路州去了。单雄信、王伯当、李玄邃，他三人是无拘无束，心上没有甚要紧，逢山玩山，逢水玩水，一路游览。不觉多时，出了临淄界口。李玄邃道：“单二哥，我们今番会过，不知何日重聚？本该送兄回府，恐家间有事，只得要在此分路了。”王伯当道：“弟亦离家日久，良晤非遥，大约来岁，少不得还要来候兄。”单雄信依依不舍，便道：“二兄如不肯到我小庄去，也不是这个别法，且到前面去寻一个所在，我们痛饮一回，然后分手。”伯当、玄邃道：“说得有理。”大家放辔前行。雄信把手指道：“前面乃是鲍山，乃管鲍分金之地。弟与二兄情虽不足，义尚有余，当于此地快饮三杯何如？”伯当、玄邃应声道：“好。”举头一望，只见：

山原高耸，气接层楼。绿树森森，隐隐时间虎啸；青杨袅袅，飞飞目送莺啼。真个是为卫水兮禽翔，鲸鲵踊兮夹毂。

这鲍山脚下，止不过三四十人家，中间一个酒肆，斜挑

着酒帘在外。三人下了牲口，到了店门首，见有三四个牲口，先在草棚下上料。店主人忙出来接进草堂，拂面洗尘。雄信对主人问道：“门外牲口，客人又下在何处？”店主把手指道：“就在左首一间洁净房里饮酒。”雄信正要去来时，只见侧门里早有一人探出头来。伯当瞥眼一认笑道：“原来是李贤弟在此。”李如圭看见，忙叫道：“众兄弟出来，伯当兄在此。”齐国远忙走出来，大家叙礼过。伯当问道：“为何你们二位在此？”李如圭道：“这话且慢讲。里边还有一位好朋友在内，待我请他出来见了才说。”便向门内叫道：“窦大哥出来，潞州单二哥在此。”

只见气昂昂走出伟然一丈夫来。李如圭道：“这是贝州窦建德兄。”单雄信道：“前岁刘黑闼兄，承他到山庄来，道及窦兄尚义雄豪，久切瞻仰，今日一见，实慰平生。”雄信忙叫人铺毡，六人重新彼此交拜。伯当对如圭、国远道：“你二位少在少华山快活，为何到此？”李如圭道：“弟与兄别后，即往清河访一敝友，不想被一个卢明月来占据，齐兄又抵敌他不过，只得弃了，迁到桃花山来。遣孩子们到清河报知，直至前日，弟方得还山。齐兄弟打听得单二哥传令，邀请众朋友到山东，与秦伯母上寿。窦大哥久慕叔宝与三兄义气，恰值在山说起，他趁便要往齐郡，访伊左孝友，兼识荆诸兄一面，故此同来。不知三兄是拜过了寿回来，还是至今日方去？”李玄邃道：“叔宝兄已不在家，奉差公出矣。”齐国远道：“他又往那里去了？”单雄信道：“这话甚长。”见堂中已摆上酒席。“我们且吃几杯酒，然后说与三兄知道。”

大家入席，饮过三杯。如圭又问：“秦大哥有何公干出外？”王伯当停杯，把豪杰备礼，同进山东；至贾润甫店，